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
第二十三回 德州郡三太打墩 河間府二墩報仇

話說飛鏢黃三太，三鏢並未打著竇二墩。李七侯要去幫助，眾人各抽兵刃。那神眼季全說：「不可！我三叔乃性傲之人，依我之見，此時未見勝敗，若是三叔贏了還可；要是輸了，咱們大家把他剝死。」李七侯聽了這話有理，說：「也好，眾位寨主，咱們在這裡觀看，如不得勝，大家再來動手幫助。」賀兆熊說：「正是。」眼見黃三太急了，刀法上下翻飛，回身一伸手，一隻鏢正打在竇二墩的前胸，「哎喲」一聲，倒於就地。竇二墩說：「罷了，我再不曾想到，今天敗在你的手裡。」黃三太過去，攙扶起來說：「賢弟，你我結為兄弟。」竇二墩說：「罷了，我也無面目再見天下英雄了。高奎，你等兄弟散了吧，我去也。」他回歸店內，在他住的恒茂店裡還有自己隨身的小包袱。

竇二墩越想越煩，正在悶坐無聊之際，忽聽外邊有人問道：「竇二爺在哪裡住？」店家說：「有何事，在北上房內。」竇二墩一看，是他大哥的家人來福，便說：「來福，你進來吧。」來福給二爺叩頭，說：「我蒙二爺待我一片好心，特意前來送信。

這真是閉門家內坐，禍從天上來。只因為獻縣新到任的夏增榮，他有一個公子，乃是酒色之徒，瞧見我家小姐生得美貌，他先托人來說，我家主人不允，後來他帶人來搶，又被小姐全都打

回。昨日來了四個差人，把大莊主傳去，硬說欠他兒子的銀兩，把我家人押在獄中。我特來給二莊主送信。」竇二墩的哥哥叫竇成，為人忠厚，無故被害。竇二墩說：「來福，你先回去，我隨後就到。」自己算還店帳，帶了虎尾三節棍，並包裹細軟之物，離了德州。

他本來想要遠走高飛，隱居山林，再不見綠林中人了，現在聽說哥哥竇成被賊官夏增榮的兒子夏振聲所害，要我的姪女金蓮，我竇勝乃山東有名的人物，豈肯受他人之辱。我去找那景州的快腿彭二虎、飛行吳德順，他二人手下人不少，我去找著他們，大家商議，好殺賊官，救我哥哥。想罷，在路上曉行夜住，饑餐渴飲。一日，天色已晚，黃昏以後錯過了宿店，前有一座樹林擋住去路。竇二墩正要穿林而過，忽聽那前面大嚷一聲，說：「此地我為尊，專劫過往人。若要從此過，須留買路錢。無有錢買路，定叫你命歸陰！」竇二墩見有人說話，暗吃一驚，說：「對面小輩，你是何處賊人，敢截我的去路？」

對面賊人說：「我乃獨霸山東的竇二墩是也！快獻買路金銀來。」

竇二墩聽罷，心中暗說：「怪哉！我竇某今日又遇見一個竇二墩？我問他就是。」想罷，說：「小輩，你既說是獨霸山東竇二墩，我聽人傳說，他不劫孤行客，一千兩紋銀只留五百兩，專劫貪官惡霸。你若是我的對手，我便給你金銀。」那假竇二墩一擺雙錘，竇爺用三節棍相迎，只聽「叭」的一聲，便把假竇二墩的錘磕碎。原來假竇二墩那一對錘是木頭作的，裡空外用鐵頁包著，也有七八斤重，若旁人看，就象七八十斤重的鐵錘一般。今日被真竇二墩把兵刃磕碎，一棍打倒，「哎喲」一聲說：「爺爺饒命，小人我不知你老人家到此。」竇二墩說：「小輩，我乃獨霸山東竇二墩是也！假冒我的名姓，焉能饒你。」

此人聽了，說：「爺爺，我知道了，我也姓竇，名叫竇二羔，

只因家有八旬老母，無錢奉養，想出這個主意來，假充你老人家的威名，我只為混飯吃，求爺爺饒命，你老人家還生兒養女。

」那竇二墩聞聽他原來也知道我的名字，不由動了一點惻隱之心，伸手掏出十兩紋銀，說：「你改過自新，作一個小本經營就是了。」賊人接了銀子，磕了一個頭，逕自去了。

竇二墩腹中饑餓，此時天有初鼓，並無買飯之處，只得往前行走。忽見眼前一片燈光，路北有正房三間，西房二間，外圍著籬笆障兒。竇二墩說：「開門，裡邊有人嗎？」忽聽裡邊有婦人之聲說：「哪一位？」把籬笆障兒一開，手執燈籠，出來一個二十多歲的婦人，光梳油頭，淡搽脂粉，輕施娥眉，身穿兩過天晴毛藍細布褂，蔥心綠的中衣，金蓮三寸，嬌滴滴的聲音說：「是哪一位呀？」竇二墩見是一個婦人，便正顏厲色地說：「我乃行路之人，走過了店棧，求娘子暫行方便，借宿一晚，明日早行。」那婦人聽罷，心中一動，暗說：「合該買賣上門，不免把他讓進來，用酒灌醉，等他睡著，把他害死，得些金銀，也是好事。」想罷，說：「客官，請裡邊坐吧。」又讓至西廂房，說：「客官貴姓，從哪裡來的？」竇二墩說：「我名叫竇二墩。」那婦人一聽，大吃一惊，心中說：「我打算他是個客商，原來是一個大響馬！等我男人來時，再商議害他。」想罷，說：「客官還沒有吃飯，我給你作一點飯吃。」竇二墩說：「甚好，無論有甚吃的均可。」

那婦人方要回房，忽聽外邊有人叫門，說：「娘子開門，我來也。」黃氏聽是她男人說話，連忙去開門，說：「你回來了，甚好。」原來是竇二羔回來了，一進門，笑嘻嘻地說：「今日真遇見竇二墩，果然是英雄，給了我十兩紋銀。」說著到了屋內。

那婦人說：「別耍臉啦，你自己叫人家給打了，還在這裡說，真是軟弱無能之輩，我要不看你忠厚，早晚跟人家走了。」竇二羔說：「你千萬別走。」那婦人說：「你別嚷，那竇二墩現在西屋，方才我讓進來的。我打算他是行路客商，原來是一個大響馬。我和你用酒灌醉了他，把他害了，你我發點財，你想怎麼樣呢？」竇二羔說：「我可不敢。」黃氏說：「我同你過這苦日月，雖說不是財主，也算豐衣足食，不至於逃難。這二年旱澇不收，你看這裡逃難的，不知有多少家兒。今天依我說，咱們把他姓竇的用酒灌醉，把他害了。」竇二羔說：「也好！」

正在商議之際，此時竇二墩早已聽見，是在樹林中打劫他的那竇二羔的聲音。他自己偷著出了西房門，暗暗一聽，屋內二人正說要害他之言。他聽到這裡，勃然大怒，說：「小輩，你說害我的話，我已聽多時了！」掄刀就把竇二羔砍死。那婦人嬌聲嫩語地說：「大爺饒命吧！我肯跟你去。」這淫婦指望竇二墩也是酒色之徒，一說就可以愛她的模樣兒，饒了她。焉想竇二墩乃是鐵羅漢，一聽婦人之言，哈哈大笑，說：「你這淫婦，方才所說之話，我已聽見，你不必說啦。」一刀把婦人殺死，自己找著了酒罈，還從櫃內找出來饅頭、鹹肉、煮雞蛋，自斟自飲，越喝越高興。正在吃酒，忽聽外邊叫門說：「開門，我來了。」竇二墩嚇了一跳，說：「不好！叫他扯住，恐怕不能逃走。」自己躲在後院之中，忽聽街門一響，把門推開了，進來一人說：「你們怎麼早就睡了？」來到屋內，見有死屍在地，那人大吃一驚，說：「哎喲，不好了！我的美人被何人殺死了？」

我與你四載露水夫妻，今天被害，豈不傷心！」說著，落了幾點眼淚。竇二墩在暗中一瞧，認得是快腿彭二虎，連忙進屋內說：「老二你殺人，往哪裡走！」彭二虎細看，認得是二寨主竇勝，連忙施禮說：「二叔，你老人家從哪裡來？」竇二墩把方才之事說了一遍，又把自己的事也說了。彭二虎雖心愛此女，已無可奈何，且竇二墩待他有恩，也不能變臉。他聽了竇勝之

言，說：「待我放火燒了房屋，以滅這人命之案。這也是她的報應，要不是我勸著她，早就把她男人害了。」說著，就要放火。竇二墩說：「老二，他們都在哪裡？」彭二虎說：「他們都在五里屯小銀槍劉虎的下處住。」

二人正說之間，忽聽外邊有人說：「來，你三人把門堵上，我從後邊看他往哪裡走。」嚇得竇二墩與彭二虎戰戰兢兢，說：「不好！今天要被拿獲，落在他人之手。」忽見街門大開，進來了白面狼馬九、笑話崔三，後跟著軋油燈李四。他三個人一見竇二墩，崔三說：「二寨主，你老人家敢情與彭二走一條道嗎？」竇二墩說：「你等休得胡說！」遂將自己之事說了一遍，又把竇二羔夫妻二人要害他之言，說了一番。崔三說：「二寨主，彭三他說往德州去訪問你老人家，我等不信。有順水萬字小銀槍，他說遮天萬字月點他攢子，正並無邪攢，我知道他架著一個果衫盤來，他上扇喂可孤萬假充腦兒寨的飯，順水萬字他不信洞庭萬字深點，他說我說的禮性，攢裡空著拳，前來要給他一個見證。」竇二墩一聽，哈哈大笑說：「小銀槍劉虎、鐵算盤胡六，他二人也是實心的人，不想老弟你隨機應變，詭計多端！」書中交代，那崔三所說，乃江湖中黑話：順水萬字是姓劉，洞庭萬字是姓胡，遮天萬字是姓彭，月點是行二，架著果衫盤來是一個少婦長得好，他上扇喂可孤萬假充腦兒寨的飯，是那婦人的男人吃綠林飯，假充竇二墩。

這是閒言，卻說彭二虎說：「三哥你來得甚好，幫助我把那死屍與房屋點著火燒了，咱們去到家中，議論替大寨主報仇就是。」馬九把房點著燒了，怎見得，有贊為證：凡引星星之火，今朝降在人間，無情猛烈性炎炎，大廈高樓難占；滾滾紅光照地，忽忽地動天翻，

猶如平地火燄山，立時人人忙亂。

竇二墩見火已點起來，左右又無鄰居救火，遂帶眾人直奔五里屯。到了下處，天色已然大亮。小銀槍劉虎、鐵算盤胡六、永躲輪回孟不成、一本帳何苦來、飛行吳德順、壞嘎嘎吳大、拐子手胡七、黑心鬼呂亮、閃電手高奎、金刀將於景龍等人，一見竇二墩來了，大家施禮說：「二寨主來了，裡邊請坐。」竇二墩見禮已畢，把自己之事對眾人言明，又將要到獻縣殺官盜庫，劫牢反獄，救我哥哥竇成之事說了一遍。小銀槍劉虎說：「二寨主，此事不可輕動，獻縣城守營官兵不少。我有個朋友，姓丁名太保，乃景州定陵人氏，我去請他，他手下人不少。」

竇二墩說：「很好。」原來這是劉虎的脫身之計。這且不表。

單說竇二墩等至次日天明，也不見劉虎回音。他心中明白，說：「眾寨主，劉虎這是脫身之計，誤了我多少事。我兄在縲紲之中，我姪女金蓮一個女孩，她如何能掌事業？我須早去救他。」又說：「眾位，咱們共有幾人？」崔三瞧了瞧，有名的二十餘位，餘下者雞毛蒜皮、平天轉、滿天飛這些無名之輩不少，都是打悶棍、套白狼的那些人。白臉狼馬九等說：「咱們混進去，在衙門後天仙觀住，那廟中道人是表兄弟。」說罷，大家一同起身。竇二墩要反獻縣，且看下回分解。